

范 迂著

柏
克
莱
童
话

古玩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古玩街

古玩街

古玩街

柏克萊童話

范 迁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玩街:柏克莱童话/范迁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8

ISBN 7-5321-2686-2

I.古… II.范…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5312 号

责任编辑:魏心宏

封面设计:王志伟

古玩街

——柏克莱童话

范迁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76,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7-5321-2686-2/I·2091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6063782



范迁，1953年生于上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移居美国，现住旧金山。职业画家。

在一个风雨如晦的深秋下午，却斯沿着香樟木街，登上柏克莱山麓。伫立在高岗上，透过丝一样的雨幕。他极目望去，希望能在鳞次栉比的屋瓦中找到白房子的塔楼。整个城市沉浸在灰色的雾霭之中。梧桐树金黄透明的残叶在枝头摇曳。那所载着他九个月生命碎片的维多利亚白色大屋，掩映在重叠的松柏树丛之后。周围杳无人迹，小径上传来雨中丁香的香味。他若有所思地在潮湿的石阶上坐下，掏出受潮的香烟点上，深深地陷入往事之中。

我怜悯而无助地注视苍白颓废的却斯，他的身影像鬼魂一样地，在山间小径出没，踟蹰而疲惫。在雨雾苍茫中我眼前浮起多年前穹弯街静谧的夏日午后；浓阴中憩息着古老建筑，高高的阴凉穿堂里，少女时代的卡罗琳穿着白色长裙，光着脚在橡木地板上走来走去。举手投足充满了青春气息。似水流年，如今她已白发苍苍，终年在兰花丛中侍弄，60年代的风景早已成了过眼的烟云。只有那股若有若无沉郁的大麻香味，像缕不安的幽魂，始终在这幢三千尺的大房子里飘荡。

我每天散步经过穹弯街，这幢白房子雍容华贵的沧桑呈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幻般吸引力。我一直在揣测它那青藤缠绕的窗台后掩蔽着什么样的节奏和乐章，而沉重的雕花大

门冰冷漠然地隔断我窥视探询的目光。某一天在偶然的情况下我碰见一位白房子现任住客,在深夜的酒吧里他娓娓叙述这房子里发生的事之后,我的心情就没有平静过。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却斯和阿心的身影和轨迹,他们似喜似悲的故事就长久地停留在我的指尖。但困惑于那像藤蔓交缠一样的缘由。交待不了那难测的结局;我告诉自己:让发生过的一切淹没吧!淡忘下去。最终趋于平静,卡罗琳,阿心,却斯,戴维和我自己终究会回归自然,只剩下这幢带钟楼的白房子,安详地栖息在夏季浓绿和紫色的阴影之中。

校园的钟声从远处传来,穿透时空,蓦然回首,却斯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去。我走近他坐的石阶,地上六个烟头摆成圆形,像一圈左轮的子弹。一种说不出的情愫萦绕在我心头,苦涩而清凉,像含着一片雨中的柏叶。在这个晦暗的彤云密布的黄昏,我慢慢走向自己的住处。在昏暗的屋子里,白房子的故事又一次清晰起来,像汛水一样高涨,聚积在堤坝的闸口。我坐在黑暗的窗前,听着外面淅沥的雨声。两个小时之后,我按熄手中的香烟,打开台灯,铺下第一张8×11的稿纸。



中国民航八五三次航班进入旧金山航空港，沈追随着人群进入移民局关卡，他将在这儿办理入关手续，然后换乘美国国内航班去纽约。

十六个小时的飞机坐得腿都木了，他拖着行李，在队列中一步步移往移民局关卡。透过半英寸厚的皮鞋底，他现在是扎扎实实地踩在一个全新国度的土地上。一年多来的奔波操心，几分钟之后将在那小小的柜台后作个了结。

他的英文不错，在北京时下过点工夫，能在课堂上指出语法混乱的英文老师的 To be 和 To do 的混淆。来美之前混在留学生圈子里一点问题也没有。当移民局官员把他护照上的名字一再念走音时，他忍不住告诉那个一头发白金发、而眼睫毛好像看不见的女人：追就是英文却斯的意思。那女人嘀咕一声：“你早讲省多少事，却斯，你可以走了。”

此时是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六日，挂在候机厅的钟指向十二时整，去纽约的飞机还有两个小时起飞。他二十岁十个月零八天，口袋里装着一百七十块美金，一本盖了永久移民章的

护照，拖着两大件行李茫然四顾。他舌头半抬，然后牙齿轻轻一咬“却斯”。一个全新的生命符号。

母亲和她新婚的丈夫在肯尼迪机场接到却斯，一身浅绿色套装使她看来像个白领丽人。这四十出头的丽人以前在北京大学教中国古典文学，一本二百七十六页的《论辛弃疾和李清照的异同》奠定了她在诗词上的学术地位。她又是个语言天才，英文，西班牙语、京片子、上海话和广东腔都能讲得呱呱叫。但她把那挂在手臂上的男人带到儿子面前时却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这是我儿子，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儿子。这位是周先生，怎么说呢，呃，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已经结婚了，儿子，应该叫爸爸。”

一向口舌伶俐的前诗词专家这次搞砸了。两个男人尴尬地打量着对方，却斯想，这么快，一天中有了新名字，新身份，还多了个新爸爸，连母亲看来也是全新的。

“欢迎来美国，好英俊的小伙子。”周先生先反应过来，伸出粗大的手跟他相握。

却斯注视着这个皮肤黝黑，头发花白的男人，粗犷的脸上有一双坦率的眼睛。他动了动嘴唇，很想做一次乖儿子，照母亲的吩咐叫一声爸爸。出口的却是：“周先生，您好，真高兴见到您。”

没人会在意，至少表面上没有。

在那辆去纽约的林肯轿车上，母子俩尽量保持对话，但聊的却是不着边际的琐事，也许有第三者在场的关系，两人都有一丝丝分感。一年多不见却斯又长高了，差不多六英尺出头的个子，嘴角的茸毛变成发青的胡碴。说起话来喻声喻气的，

处处维护他年轻人的自尊心。母亲呢？母亲变得过分地活跃，以前在北大讲台上那个温文尔雅的女学者变成一个想讨人喜欢的小姑娘。有时搞不清有趣和肉麻的区别。尤其她用宁波话叫周先生“宁波亨浪头”时，却斯不由一丝反感，第一次见面时就那么轻浮，那个称呼在他听来有种狎戏的味道。那宁波亨浪头全然好脾气，笑眯眯地闷声不响。车进曼哈顿，在拥挤的车流中蜗行。却斯眼花缭乱地望着窗外，耳中听得母亲喋喋不休地介绍她新丈夫是一家专门供应曼哈顿中国餐馆的海产批发公司的老板；我们现在去位于中国城的批发门市店，在布鲁克林还有一个冷冻仓库。周先生摆摆手说：“不值一提，我跟大家一样，只是打份工吃饭。”却斯嘴里嗯嗯啊啊，心中诧异母亲怎么了？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待。以前那么清高的一个知识妇女，现在见面就把别人的财产挂在口头上。你就是要找人也该睁大眼睛来找一个文化人，教授什么的。不过宁波亨浪头看起来人还不坏，而且明显地倾倒于他新婚妻子，五十几岁的人像刚坠入情网的年轻人一样，幸福神情洋溢在他皱纹纵横的脸上。唉，天要下雨娘要嫁。他才到美国第一天，昏昏糊糊地实在管不了这么多。

刚来纽约的几天却斯想北京想得厉害。他怀念那批嬉闹无间的朋友，无拘无束的生活。纽约虽然给他带来新奇的兴奋，却像一部巨大机器，自顾自地轰轰运转，把他排除在外。整天对着母亲和宁波亨浪头，他的心绪变得很坏，不久就跟母亲起了一次冲突，原因在补办的婚礼。婚礼预定在希尔顿酒店。一年多前，母亲作为一个学术访问团成员下榻于同一家酒店，后来她就选择留了下来，她找到工作，安定下来，跟北京的丈夫离了婚，又把却斯接到美国。

父母离异是却斯出国的代价，他心中当然不好受。父亲是无辜的，老头子绝对想不到结婚二十年的妻子出国访问一次会有这样的后果，如今惟一的儿子又要离开他远走高飞了。

在北京时却斯没有时间去体会父亲凄凉的心境，虽然来美国之后常常梦见他老去孤苦的父亲。那时他热衷出国，每天花好多小时泡在朝阳门外的美国大使馆。心血全花在打听出国的关节上了。那段时间，他对移民法的了解真会使领事们汗颜。他差几个月就满二十一岁了，成年子女探亲可不那么容易。他钻营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小青梅竹马的女朋友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嫁去了加拿大，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嫁去之后还频频寄照片来刺激却斯。却斯拿到她与英俊的白人丈夫的幸福合影咬牙切齿夜不成寐，睡到半夜想到以前缠绵亲热时不禁对着照片手淫。白天就没有精神，老是恍恍惚惚的。除了这些男女勾当使人心不在焉之外，他的日常处境也使人头痛。前一阵子却斯跟星星画展的几个家伙走得太近，这批人除了标新立异的本领之外就是鬼迷心窍地崇拜一切西方的东西。喜欢把路上遇见的高鼻子外国人往家里带，强迫他们去欣赏那些似是而非的画。希望撞上一个画廊老板或文化侦探来捧他们，邀请他们去国外开画展。不幸的是鼓捣了半天那金发碧眼的家伙在本国是个修水管的。这些星星画派们从不气馁，下次在路上瞅见洋人还是照章办理。北京时常有外国留学生的派对，却斯喜欢混迹其中，擎一杯可口可乐，空气中弥漫着洋人胳膊窝散发出来的狐臭味，在震耳欲聋的迪斯可音乐中高谈阔论古论今，自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快感。这伙人中间有几个女的，画出来的画只有她们自己懂。但找外国人上床却是一把好手，结果被公安局堵在宾馆的床上。

在送去白洋淀劳教农场之前,这几个女的把圈子里每个人都咬个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给却斯记个大过,加上留校察看一年。那段时间警察一天上门三次,老父亲差一点心脏病发作。却斯如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如今母亲还要搞个丢人现眼的婚礼,用天主教的仪式,由神父证婚,把一个前中国诗词专家,北大教授,配给一个海产批发店老板。在却斯看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再要他穿上崭新的圣罗兰西装,在这出滑稽剧中轧上一角,不由得他满心抗拒。他可以预见到在那个矫情的仪式中,在那套西装中憋得浑身难受,脸上还得装出一副痴呆的笑容。母亲担心地看着他冰冷绷紧的脸色,这个从小给宠坏的儿子真会在重要时刻给她下不了台的。宁波亨浪头是个好好先生,但众多的来宾会怎么想!母亲觉得大有必要端正一下却斯的态度。

“小追,我真不懂这几天你一直给人看个臭脸,我已忍了好久了。今天对我讲来是个特殊的日子,无论如何合作一点,好吗?”

“那是你自己神经过敏,我只是不想挤在宁波佬的那些乡下人亲戚之间。这样吧,举行婚礼时我呆在酒吧里,接下来的舞会我参加。这样安排应该可以了。”却斯望着母亲那刚做过美容,容光焕发的脸,不年轻却还动人。不过在新婚礼服的香水味中还掺杂着一丝鱼腥气,海产店准老板娘不知自己有没有察觉。

“小追,你是我在美国的惟一亲属,照天主教的规矩,你要把我挽着带到主婚的神父面前,就这么一小段仪式,不会超过十五分钟。”

“妈，你真是的，在市政府结婚不简单得多了吗？来这么一套花里胡哨的仪式，把我扯进去。新娘的儿子这么大了？你知道宁波人对我这样的传统叫法是什么？”

“叫什么？”

“叫‘拖油瓶’，很形象化，是不是？”

却斯和母亲都忍不住一笑，母亲旋即敛起笑容。

“什么‘拖油瓶’，美国的叫法要好听得多，叫‘Stepson’。再说宁波佬在前次婚姻中也有一个女儿，比你大一岁，还是个混血儿。双方的立场平等。我说你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没有这个婚礼你怎么能顺顺利利来美国呢？”

却斯知道她是指宁波亨浪头收养他的事，为了赶在他二十一岁之前搞到签证，宁波佬天天跑议员办公室要他们给移民局施加压力，捐了好大一笔竞选经费。不过这很难打动却斯，现在年轻人对到手的東西很少感恩。关于这位淳厚勤恳，脸像胡桃一样慈祥，操一口蒋介石式的宁波官话的新爸爸。却斯心中一直有层隔阂，认为大家不在一个档次里。他在北京的家里一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父亲是清华的名教授，母亲在北大，却斯自己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还觉得委屈。现在天天面对这个虾兵蟹将的总司令，听他唠叨早年在欧洲跑船的劳苦经历。心中真的很难产生认同。母亲除了要靠他弄身份，把却斯办来美国之外，真的还看中了那坐落在长岛的房子、布鲁克林的栈房、曼哈顿的海产批发店吗？一个曾在最高学府明亮教室中挥洒自如的女学者真的甘心从此埋没在那鱼腥味浓重柜台后对付那些枯燥的账目吗？

母亲接着说教：“人不能忘本，你到纽约之后一切都是现成的。且不说我刚离团出走之后住在中国城的小旅店里，跟

人分租一个六十英尺的房间，一人睡床一人只能打地铺。在成衣厂工作十六个小时赚取二十块美金一天。你看看那些在宁波亨浪头仓库里扛大包的，这些人在冷冻库里干三个月就患上关节炎。我不是在吓你。你是成年人了，人各有志，你如果样样都看不顺眼的话，我也不想勉强你。你北京的学籍不是还保留着……。”

却斯就是在这几句几近胁迫的话压力之下参加了那个荒唐的婚礼。婚礼没他想象的那么难堪，在接下去的舞会中宁波亨浪头跳得一手出色的恰恰和伦巴。却斯挤在满头热汗，拍手跺脚的宾客中，矜持而辛酸地笑着，望着戴着耀眼结婚钻戒的母亲像小鸟依人般偎在宁波佬肩上曼舞。在黝暗的灯光下没人注意他的表情。只有他自己听到咯噔一声有什么地方在心中裂开，留下好大一个空洞。真正的成年是从这一刻开始。

二

在婚礼之后，却斯实在不能忍受再在长岛的大房子里住下去了，屋子里塞满了老式的雕花红木家具，地下室、车库里排列着八个大冰柜，堆着仓库里周转不灵的，卖不出去的海产品，整个房子弥漫着一股鱼腥气。宁波亨浪头那部奇大无比的黑色林肯车泊在长长的车道上。过去两个街口就是荒草萋萋的海滩，灰色的天际线永远压得低低的，大西洋黑色的波浪不安地涌动着。每天早上八点整，却斯搭上黑林肯去曼哈顿，在四十二街下车之后买上一杯星巴克的咖啡，漫无目的地沿着麦迪逊大道一直逛到大都会博物馆，泡在莫奈和毕沙罗之间。看到脖子发硬，那色彩缤纷的图画不再对眼睛起作用为止。出来之后乘上地铁去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上有神经质的潦倒诗人，摇头晃脑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朗诵他的作品，一个头上扎满小辫子的黑人像老鼠一样窜来窜去：“大麻，抽大麻，Swoke Swoke”。如果时间还早，走半个小时去苏荷，或小意大利区，坐在咖啡店里，看着各种各样的人种川流不息来来去去。俟到六点半，再在老地方搭上林肯车回长岛。

日子一长纽约也变得没味道了，却斯向他母亲说想找个工作，天天这样逛也不是个办法。正在厨房弄晚餐的母亲头也不抬地说：“游手好闲的日子过够了？很多中国移民来到纽约第一天就扎进餐馆打工赚钱了。”

“你不见得想要我去洗碗跑堂吧！你的儿子细皮嫩肉，从小被你惯坏了，吃不得那份苦了。我想找个跟画画有关的工作。”却斯自嘲地说。

“那好，”母亲说，“纽约几千家出版社，几百家广告商，中央工艺美院高材生一定有用武之地，明天买张报纸看看有没有请艺术家的广告。”

却斯买了报纸，打了电话，乘地铁去面谈了几次。最后都不得要领。一天路过四十二街时看到一排中国来的黄面孔画家，在路边摆开摊子替人画像，用洋泾浜英语拉生意。他产生了加入他们的念头，在晚饭桌上刚提了个头，母亲就大声反对，说去年有个从杭州来的画家在街头画像时，跟一个黑人起了点小冲突，被黑人开枪打死，纽约都传遍了。你要我夜夜睡不着觉担心你吗？一直在旁边闷头吃饭的宁波佬突然开口问道：“却斯，你会不会画壁画？”

“当然会。”

“我那批发公司面朝运河街有一面空的墙壁，大约三千来英尺。你能不能帮我画一张壁画？我出三千块钱。”

哈，来美国赚第一笔钱的机会放在面前，三千块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这笔钱够父亲在清华吃一年的粉笔灰。却斯白天泡图书馆找资料，晚上在灯光下勾勒一张接一张的草图。大家最后商定的是“海底世界”，正好配合宁波亨浪头的海产生意。定稿之后，却斯穿着汗衫短裤，每天爬在梯子上涂

抹那块凹凸不平的砖墙,把手臂大腿晒得乌黑。那些奇形怪状的深海鱼类,有些是从纽约中央图书馆找来的,有些根本就是从他想象中游出来的,没有一个生物学家叫得出它们的名字。在飘拂的海草和鲜红的珊瑚礁之间,大鱼小鱼们和平共处,穿梭于深蓝色的海底世界。画完成之后,宁波佬让工人在墙壁顶端装了几盏照明灯。在天气晴朗的夜晚,运河街上经过的驾车人,惊鸿一瞥看到一块巨大蓝色水晶,镶嵌在深紫色的夜幕中,银色闪耀的鱼群在其间忽隐忽现。可惜这张壁画只生存了两年,它成了纽约无处不在街头涂鸦帮派的目标,很快地布满了惨不忍睹的涂抹。宁波亨浪头只好忍痛叫人把它刷掉。但在小意大利区的买醉夜归者,都还记得月光下的那个清凉世界。

三千块钱在却斯的口袋中不安地跳动,纽约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长岛房子地下室的鱼腥味越发难以忍受。有一天晚上做梦,却斯梦见床变成煎锅,自己躺在煎锅里辗转反侧。鱼腥味从自己身上一阵阵腾起,朝上看,母亲和宁波亨浪头在锅边阴险地向他微笑。他大叫一声,浑身冷汗地坐起来。

两天之后,却斯买了一张全国通行的灰狗巴士票。